



对手戏

谈“儿媳”

我跟殷桃的对手戏比较多,很多戏都是我躺在床上,看着她坐在那儿,有时候等工作人员调机位,调光,我就看着她说,你真的太美了,你就是娟儿。她坐在那儿,脖子长长的,能感受到她心里面安静的,她的美是那种溢出来的美。我每次都特别喜欢看她,我说你像个小绢人,她说妈妈什么是小绢人,我说就是过去工艺品厂,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娃娃。后来拍完戏临走的时候,我就送了她一套,我说你看这小绢人像不像你,大大的眼睛,小小的嘴巴,特别美,在我心里面她就是郑娟。

谈“老伴”

我跟丁勇岱老师认识很久了,在我12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在内蒙古话剧团工作,内蒙古话剧团给内蒙古艺术学院招了一个团代班,丁勇岱老师是他们那个班的。那个班开始招生的时候我11、12岁,他们也不大,也就20岁上下。他们上课、排戏,我老跟在他们屁股后边看,一直到后来他们毕业,丁勇岱老师留在内蒙古话剧团。我妈妈是编剧,我爸爸是导演,我妈妈写的好多戏都是他主演的,我妈也说了丁勇岱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,我们内蒙古话剧团的台柱。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合作过,一直到这次《人世间》,他说哎呀,咱俩怎么一上来就演老伴。

谈自己

我16岁离开内蒙古。那个时候内蒙古的冬天特别冷,夏天风沙又大。过去那些经历,当时并不觉得有多特别,但是回望一下,真的特别美好。我跟我女儿也经常说,你现在觉得不是太美好的事情,等你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回望,都觉得很美好的,任何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,我们都要珍惜。

我记得小时候我不太爱学数理化,有一次上化学课我就逃学了,跑到一片树林里,躺在草地上,看天上云的变化。后来被老师告诉家长了,我妈就问我为啥不上课,我说太枯燥了,我学不进去,还有就是耽误我看云。我妈妈是作家,特别能理解我,因此她懂,看云的时候,实际上是心怀整个宇宙。我的故乡云特别美,瞬息万变,我觉得像是看到整个世界。所以我觉得我身上这种宽厚,包括我能够注入到母亲身上那种美好,都是那个时候留给我的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“萨日娜把母亲那种温柔朴实演得入木三分”“看到萨老师,就像在看自己妈妈一样”……在刚刚落幕的热播剧《人世间》中,周家母亲李素华一角被萨日娜演绎得亲切而动人,无论是对三个儿女的牵挂,还是与老伴风雨一生的携手,都令观众频频落泪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,萨日娜坦言,拍摄《人世间》是一次特别愉快的创作过程,她全身心投入,一个镜头都没有怠慢过。“十几年前拍《闯关东》就是这种感受,之后我总想着能不能再一次达到那种美好而忘我的状态,直到《人世间》。”

《人世间》中“周妈”扮演者萨日娜接受专访

不改温暖形象 愿意再演妈妈

●从26岁开始演妈妈越演空间越小

记者:您加入这部戏是什么样的契机?

萨日娜:我跟李路导演以前认识,他拍《人民的名义》邀请过我,但我那时候没有时间,就错过了。一直到《人世间》,他在弄剧本的时候就跟我打过招呼,希望我能看看原著。我很快看完了小说,非常非常震撼,能够在这样一部作品里扮演其中一个人物,真的很荣幸。拿到剧本是在去年一月,二月进组,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创作。

记者:李素华这个人物,您在看原著的时候有什么感受?

萨日娜:其实原著里的妈妈比现在的戏份更多一些。她以前是街道积极分子,虽然没什么文化,但很懂道理,办事风风火火。剧本里隐去了这些,那我就演出妈妈的那种温暖就好。其实我的戏量并不是很多,大概

220多场戏,有一部分是躺在床上的,还有一部分是糊涂的,实际上没有太多参与整个剧情的跌宕起伏,但她又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。

记者:您演过很多妈妈,都是这样平凡而温暖的,但您每一次还要演出其中的不同,这挺难的吧?

萨日娜:非常难。其实我从26岁开始演妈妈,演了这么多,越演给我的空间就越小,因为妈妈的共性已经占掉了一大部分,包括她的爱、温暖、慈祥,实际上留下的那一部分只是她的个性,她表达爱的方式的不同。李素华这个妈妈跟其他的也都不一样,当时就是希望把她做到更加的现实,更像一个所有观众能够看到的邻居的妈妈,或者是谁谁的奶奶,让她能够深入到每个人的记忆当中。

我在追剧时,看到我们过年那一

场戏,有弹幕说“我怎么觉得像是纪录片”,那一瞬间真的让我觉得,我对这个人物的努力表达让观众感受到了,特别开心。还有好多观众说“一下子就想起小时候,我要回去看我妈妈”,这就是做演员最幸福的时候了。

记者:这部戏里是不是也有您对您母亲那一代人的还原和理解?

萨日娜:对,确实有。我们第一次进内景拍戏的时候,一进房子就惊呆了,屋里生火的炉子、炉筒上面接烟油的小罐子、炕上的小桌子……这些细节做到了极致,让我一下子就回到小时候。雷佳音说过,他演这个戏就是想向爸爸致敬,我觉得致敬的不仅仅是那一代人,而是新中国建立之后,一代又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和付出,他们很温暖、很善良,他们身上有那么多闪光的东西。

●给女儿织的红毛衣象征着血脉相连

记者:对这三个孩子,李素华有没有偏爱?您是怎样考虑的?

萨日娜:虽然妈妈对每个孩子都爱,但还是稍微有一点偏爱。她对老大秉义好归好,但是到后面实际上是敬着的,因为他和妈妈距离很远,位置太高了,有一场戏里,她确实是把秉义给忘了。到最后,妈妈记住的就是郑娟和她的小儿子秉昆,记住他的是爸爸。

她对女儿的感情,这个戏里展示的很少。我在读剧本的时候,也觉得周蓉跟母亲的情感有一些缺失,就建议加上了红毛衣这个情节。有一段台

词,妈妈已经忘了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了,但还一直记着每年给女儿织红毛衣。说出来以后,宋佳也说,“哎呀,这太扎心了。”为什么用红毛衣?我希望它有一种象征意义,无论女儿走到哪里,和母亲都是血脉相连的。后来在母亲的葬礼上,女儿穿上了红毛衣,这也是我跟导演和宋佳商量过的。

记者:周父周母去世的那场戏,贡献了全剧最大的泪点,拍摄现场是怎样的?

萨日娜:当时拍了整整一天,孩子们哭了一天。殷桃上来一抱,“妈,你不要我们了吗”,我的眼泪差点下来,

但是我还不能动。这场戏剪出来我们就在现场看,谁看谁哭,我哭得心脏疼。后来导演还拿掉了一些扎心的细节,就是怕观众受不了。

记者:您怎么理解周父周母这一代人的爱情?

萨日娜:周志刚和李素华之间的爱情体现了那个年代对爱的承诺和坚守。周志刚是三线建设工人,常年不在家,夫妻俩聚少离多,所以他们的爱情真的是珍惜到每一分每一秒,弥足珍贵。所以我在处理时,李素华有时候还带点少女一般的娇羞,思念虽然是很苦的,但是也很甜。

●演好“国民妈妈”是一种责任

吗?

萨日娜:别人问过我,我也想过,作为演员我可以去突破,演各种各样类型的角色,但是我觉得我身上可能还有另外一份责任,当我演完这么多妈妈之后,很多观众反馈都说,“萨老师,您就像我们自己的妈妈一样,看到您就觉得特别温暖”。如果我去破坏这种形象,破坏这种美好,有点得不偿失,所以我愿意去演妈妈,誓将妈妈的温暖形象进行到底。

记者:您在生活中是慈母还是严母呢?

萨日娜:都有一些,因为角色和人

物是互相成就的嘛。我一直说,我这个妈妈没有剧本,我是第一次当妈妈,我女儿也是第一次当我的女儿,所以一切也是在摸索过程当中。幸运的在于,我演了这么多妈妈,从这些妈妈身上汲取了太多的营养,可以让我做得更好。

记者:您女儿有没有看这部剧?

萨日娜:她看了。作为一个00后,她说了这样一句评价,“这个戏无论是在影像、讲故事的方式,还是在表演上,都超过了太多美剧和英剧。”这是女儿给我最大的褒奖。

●《人世间》承载着主创的家国之爱

记者:这部剧展示了中国社会50年来的变迁,时代的变化其实影响着每一个人,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?

萨日娜:我是1985年考的大学,如果之前没有恢复高考,我是不可能去上海读书的,也不可能到北京,大家也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演员的存在。时代给予我们很多机会,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才华向众人展示。

记者:《人世间》获得了收视和口

碑的双赢,您认为它成功的密码在哪里?

萨日娜:首先原著就很伟大,是一部平民史诗,写出了中国人的真情、温暖,也有生活的苦难、残酷,还有中国人面对苦难那种坚韧的态度。李路导演非常有智慧,他希望把每一部电视剧都做成一种文化现象,这部剧带着观众回望历史,就是提醒大家要珍惜当下。

我们的制作团队也都是在业内响当当的人物,所以观众看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电视剧的呈现,而是用电影的语言在讲故事,踏踏实实,娓娓道来,像生活一般缓缓流淌到观众的心里去。这部戏作为一个载体,也表达了我们对国家的热爱,对人民的敬畏。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,才能够有今天的《人世间》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